

# 古城复原研究的一部力作

——读曲英杰著《先秦都城复原研究》

杨 一 凡

曲英杰先生所著《先秦都城复原研究》一书最近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 25 万余字,另附古城址勘测复原示意图 20 余幅。此书旨在对《史记》所载先秦时期王及诸侯国都城的复原等问题予以全面系统的考述,立意新颖,史料详实,考辨精当,许多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而皆有理有据,求准求实,不做空疏之论,堪称是古城复原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

古城复原是一项极的意义的研究课题。著者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面临着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趋势,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历史上城市的起源及其最初的发展,以寻求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的联系;并且已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从总体上进行概括研究,而是希望尽可能地使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每一座城市落到实处,能够复原其初始风貌。”“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起源和获得辉煌发展的重要时期,今天的许多城市都是先秦时期王及诸侯国都城的延续。追寻其源,探索其初始风貌,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都是有意义的。本书就是力图写成一种这样的寻根和复原性的著作,具体内容包括考地望、定方位、复原貌、探布局、寻特点、叙沿革等。”通观全书,著者的这一意图应该说是已经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在考地望方面,著者所获颇多。在全书所包括的 80 余座先秦时期王及诸侯国都城中,有近二分之一的都城所在地望为著者所重新考定。其所考辨大多是针对唐以下以至今世各家之说而发,而对汉晋之说则不轻疑;所重新考定之都城地望所在,大多亦是回归汉晋旧说。然虽为复归,却是颇费周折。比如洹水南殷墟,汉以前本无为商王盘庚所迁之殷说。至晋时束皙始提出盘庚所迁之殷在洹水南殷墟,即今河南安阳小屯,然并未被其他学者所接受,唐孔颖达即曾力辨之。而后又有其地为河亶甲所迁相之说起。自上世纪末安阳小屯被得知为商代甲骨卜辞出土地之后,罗振玉始辨其地不为河亶甲之相城,而以其地为“武乙之墟”,相沿至帝乙之世。后王国维据《竹书纪年》,进一步以为“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墟。”董作宾又接受《竹书纪年》所谓盘庚至纣更不迁都之说,将商人以殷墟之地为都的下限延至帝辛之世。其说似乎已成定论,然所据《竹书纪年》等皆未经仔细辨误。著者经多方考辨,以为《竹书纪年》佚文之原文当为“盘庚迁于殷”,同于《尚书·盘庚》篇。从《竹书纪年》原文并不能得出盘庚所迁之殷即在今河南安阳小屯的结论。《尚书·盘庚》三篇所叙,应是盘庚自殷(在今河南武陟县境)迁亳之事。今河南安阳小屯之地古时称邦或卫(古音邦、卫与殷相近,可通转),商先公王亥至成汤时曾居于此,为商人之发祥地,成汤由此地经赞茅(在今河南修武县境)迁于亳。此后,邦地为商王室成员所居留,武丁时期为子渔所居。武丁迁亦(在今河南淇县境)后,商王常来此地行祭,又择此地修造王陵,故遗留下大批甲骨和王陵。著者能如此抓住问题症结之所在,层层加以剖析,考证缜密,读来颇令人信服。

在定方位方面,亦多有创见。比如今河南洛阳之地,自汉以来学者多以为是营筑有成周、王

城两座城,而其所在方位则无法落实。著者重新梳理古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及古文字资料,提出二城说是出于对《尚书·洛诰》的误解。《洛诰》所载当是周公以武王时已建成的宗庙、王宫等为中心来确定其外城郭四面城垣的方位。今洛阳所发现的王城城址恰正处于此范围之内,应该就是周东都洛邑之所在。今洛阳之地作为周东都者只有此洛邑一座,而称成周,不存在所谓王城与成周并列都为的问题。又比如对周都丰、镐及“莽(方)”、秦都咸阳、燕都蓟城等所在方位的考证,均异于众说,而皆持之有据,也都颇见功力。

在复原貌方面,著者用力最多,搜罗各种相关史料极为完备,而在排比罗列上亦独具匠心,可以说是一切能用来进行复原研究的线索几乎都被用上了。比如对齐都临淄城的复原,著者将考古勘测所发现的临淄城大城之南垣、北垣走向均偏向西北,城内两条主要的南北向大道走向均偏向西南,整座城的面向略偏于西的情形,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关于太公筑城、筑宫之面向略西斜以表示尊周王等记载联系起来。从而肯定了临淄城即为太公所筑,而其宫城当位于城之中央。宫城之北为市,在庄、嶽二条大道之间。大城西南部小城当为田齐宫城。此外,还将见于文献记载的北门、南门、西门、东门、广门、雍门、龙门、稷门、鹿门、阳门、串门等及见于出土帛书、陶器印文的门名,与今已勘探出的临淄城门相比照。一一对应复原,由此而使古齐都之初始风貌重现于今人面前。如此加以复原者还有周都洛邑、吴都吴城、鲁都鲁城、楚都郢城、郑都郑城等。

在探布局、寻特点方面,也颇有成绩。著者虽然对先秦时期王及诸侯国都城是一个一个地加以探讨,然由点而及面,却可以使人感觉到此一时期都城布局是小异而大同,一般均为外国以郭;宫城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寝,为统治者居留活动之所;宫城之北设市,为交易之所。此种回字形,即外郭套以内城(宫城),应该是这一时期王及诸侯国都城的基本形制。所谓两城并列等说,皆出于对古城址形制的误解。比如齐都临淄城大城西南部小城,当为田氏代姜氏以后所筑(考古发现已证明小城墙叠压于大城墙之上),与最初太公筑城之规划无关。燕下都武阳城主要是为军事上的防御和燕人南下进攻而建,故城内似无一般都城那样居于中心部位的宫市建筑。其成为今天考古勘查所见之状,当是前后分几次扩建的结果,而非为两城并列式,至少最初兴建时无此种意图。赵都邯郸城,其宫城亦在大城(即考古发现的“大北城”)之内。城外西南部之“赵王城”,从其形制和布局来看当主要是用于军事活动,属离宫性质。由此看来,古书所载,实不可轻疑。此外,著者还以古文献与考古资料互补之法将楚都郢城与吴都吴城的形制特点及布局等推求出来,认为吴城是楚逃臣伍子胥仿楚郢城而造,因而二城在规模、形制及布局等方面都极为相似,其形制均呈南北扁长方形,四城角内切或内折,使平面作“回”字形。其四面城垣各设二门,另设水门,所连接的水、陆之道呈井字形相交叉,宫城居于井字形交通网络的中央。这些都是不同于中原诸国都城的。中原诸国都城平面形制多呈东西扁长方形,四面城垣各设三门,一般不设水门,而另以石砌进、排水道口沟通城内外水系。限于体例,著者未能就古时南、北都城形制布局的各自特点及差异加以深入剖析,似为一缺陷。此外,在叙沿革方面,著者能力求条理清楚,简明准确,由古及今,可收源流互通之效。

读罢全书,掩卷而思,感慨良多。数千年前早已荒没的古都城,经著者探幽索隐,钩深考证,而竟能重现于纸上,实为难得之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能将此书出版问世,可谓慧眼识,亦值得称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爽]